



Hao Bing Shuai Ke

好兵帅克

[捷克] 哈谢克◎著

徐 潜◎主编

李 兰◎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Hao Bing Shuai Ke

好兵帅克

[捷克]哈谢克◎著

徐 潜◎主编

李 兰◎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兵帅克/ (捷克) 哈谢克著; 李兰译写.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2 (2008. 12 重印)

书名原文: A Good Soldier-Shuai Ke

ISBN 978—7—80626—088—3

I. 好... II. ①哈...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捷克—现代—缩写本
IV. I52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9597 号

好兵帅克

原 著 【捷克】哈谢克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李 兰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26—088—3

定 价 28.00 元

导 读

《好兵帅克》是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时代背景的讽刺小说。

作者以幽默、犀利的漫画式笔触，通过对帅克这个普通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路上所见所闻的描绘，无情地揭露了奥匈帝国政府、军队、医院、法院、警察机关、教会的虚伪和残酷。作品中那拿着“叛国者”帽子到处寻找拘捕对象的特务、草菅人命的军医、愚昧无聊的法医委员会、醉生梦死的宗教神甫、纸醉金迷的巡官助手、假慈悲的大主教以及虚伪残暴、玩忽职守的军官们等等，这些军队中上到将军，下到普通士兵的一些可笑、可耻、可悲的行为都通过帅克那双天真、诚实、明亮的眼睛淋漓尽致地反射出来，极具强烈的讥讽意义，向我们控诉了帝国内部的强横暴虐、昏聩无能。小说中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幽默滑稽的人物形象，会给我们青少年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极富说明力地告诉我们：一个不义的军队，无论它数量多么庞大，到头来只有失败。

本书作者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是捷克的爱国主义作家，生于1883年，在少年时代就对奥匈帝国对捷克民族奴役和压迫不满，14岁就参加反对异族统治者的战争。他一生创作很多，

1900年到1908年创作185篇讽刺小品，1909年到1923年期间创作短篇小说1000多篇。《好兵帅克》这部小说最初以一组短篇小说形式问世，后来组织成一部长篇。作者原计划写4部，但是1923年他写到第4部第3章的时候，由于心脏麻木和肺炎与世长辞，给世人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目 录

一 卷

一、帅克被捕	2
二、荒唐的囚禁生活	6
三、帅克的好生意	10
四、高亢的爱国热情	12
五、当头一棒	14
六、喜从天降	18
七、帅克与神甫的友谊	21
八、差点铸成大错的弥撒	27
九、好景不长	32
十、自作聪明的帅克	35
十一、大祸临头	40

二 卷

一、出师不顺	47
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1
三、帅克的长征	56
四、帅克被当作俄国间谍	59

五、押送途中·····	67
六、主仆重逢·····	73
七、帅克与拉辛那神甫的交情·····	74
八、老友喜重逢·····	81
九、卢卡施中尉又交桃花运·····	83
十、绍普洛尼街的民族格斗·····	88
十一、社会呼吁·····	92
十二、出乎意料·····	95
十三、柳暗花明·····	100
十四、卢卡施中尉的两次失望·····	104
十五、帅克的传令兵生活·····	111

三 卷

一、一本奇怪的电文密码·····	117
二、偷鸡不着蚀把米·····	123
三、两场虚惊·····	129
四、帅克当了一次战史参谋·····	137
五、开战前的第 91 联队·····	144
六、帅克被捕·····	150

一 卷

20世纪初的西欧各国明争暗斗，拉盟结伴，彼此之间关系相当紧张，欧洲大地到处弥漫着枪药味。尤其在巴尔干半岛，更是被人们称为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1914年6月，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人，准备着在它占领地——塞尔维亚的族胞波斯尼亚省举行军事演习。这一举动激起塞尔维亚人民的无限仇恨。28日上午，奥国皇储，也就是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携夫人去波斯尼亚检阅并指挥这次军事演习，当他们路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省府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的一个爱国青年开枪打死。

7月末，一场蓄谋已久的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爆发，帅克这个对帝国无限忠诚的爱国退役军人，这时非常希望重返军队，奔赴战场，杀敌立功，报效国家。本卷小说所讲述的故事都是主人公帅克在从军路上所遇到的烟雨风波。

一、帅克被捕

“有人把斐迪南给干掉了。”

那天中午，女佣工摩勒太太从厨房端着一杯茶走进来对帅克说。这个在很多年以前被军医审查委员会宣布害了神经不健全的慢性病而退了伍的帅克这时正患着风湿症。他一边用药揉搓自己的膝部，一边说：

“哪个斐迪南呀？摩勒太太。咱们这条街上不是有两个斐迪南吗？”

“哎呀，不是他们，是斐迪南大公爵，帅克先生，您晓得的，就是那个康诺庇斯特地方的。”

“天哪！”帅克惊叫一声，“这可妙透了。这事情在哪儿发生的呀？”

“听说在萨拉热窝，是用左轮手枪把他打死的。当时他正和他的公爵夫人坐着汽车兜风呢。”

“嘿，坐着汽车，多神气呀！摩勒太太，只有像他那样的贵人才坐得起汽车呢？可是他怎么会料到兜一趟风就一命呜呼了呢？而且还在萨拉热窝。摩勒太太，我知道了，一定是土耳其人干的。萨拉热窝，可是波斯尼亚省的。我早就估计，当初咱们不该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夺过来。你瞧如今怎么样，大公爵上西天了吧。”

“帅克先生，我听说刺客有好几个呢？”摩勒太太又说。

“那当然喽，摩勒太太。要刺杀一个大公爵，一个人可办不到，他总得先找人商量商量，两个脑袋总比一个脑袋强，这个出点主意，那个出点主意，事情就办妥了。而且，我敢打

睹，摩勒太太，干这趟营生的那个人那天一定得穿上最漂亮的衣裳。开枪打那位大公爵可不简单，不像偷进人家果园里打一位看守人。你得先凑上去，靠近他，像他这么显贵的人物不是穿什么都能接近的。你说呢，摩勒太太？”

然后帅克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摩勒太太说：

“摩勒太太，我不能跟你浪费时间，我得去瓶记酒馆去坐坐。”

说完，帅克放下卷起的裤子就往外走去，后来他又折回来，在门口对屋里说：

“摩勒太太，要是有人来取那只留了定钱的小狗，你告诉他狗在我乡下狗场里呢。我刚剪齐了它的耳朵，等他耳朵长好才能领去，不然他会伤风的。”

原来帅克退伍以后就做贩狗的生意，他常常把低价弄来杂七杂八的狗以高价卖出去，为此他可以赚到好多钱。同时，他还有门路替杂种狗弄纯种的血统证明书，因此，他的生意很好。

此时，他就是去瓶记酒馆会那位狗贩子朋友。

瓶记酒馆只有一个顾客，他就是做密探工作的便衣警察布里契奈德。掌柜的帕里威兹先生正在洗玻璃杯。

“今年夏天可真不错。”布里契奈德郑重地搭话说。

“嗯。”帕里威兹一边答一边把玻璃杯放进橱里。看得出，他不愿意多说话。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替咱们干了件好事。”布里契奈德虽然感到碰了钉子，但还不甘休。

“我向来不问那一类事，勒死我，我也不往那种事上插嘴。”帕里威兹先生小心地说，一边点上他的烟斗，“要是跟这种事纠缠上，那就等于送命。我有买卖要做。只要有一位客人

进来要啤酒，我就给他们来一杯。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都跟我无关。”

布里契奈德望望空无一人的酒馆，很是失望。过了一会儿，他又找到话茬儿。

“你这里曾经挂过一幅皇帝的像啊，就在如今挂镜子的地方。”

“对，”帕里威兹回答，“从前挂在那儿，苍蝇在上头留了一摊摊的屎，所以我把它收起来了。你想，说不定谁会扯些闲话，跟着惹出麻烦来。这对于我有什么好处呢。”

布里契奈德听着掌柜的一番小心翼翼的解释，脸上露出一丝不意觉察的讥讽的笑。

“萨拉热窝那档子事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这个便衣警察又扯回来。

“这一点你可错了。”

帅克刚迈进酒馆，听到这句话就抢着说，“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的事。”

“你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紧接着问帕里威兹，“你不喜欢，对不对？”

“反正主顾都一样，不管是土耳其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只要喝酒给钱。”帕里威兹说，“我们这种做买卖的没有闲工夫去理会政治，只要你们付了钱，随你们高谈阔论去，这就是我的办法。干掉咱们斐迪南的无论是谁，对我都是一样。”

接着帅克坐在那儿，一边喝酒，一边把为什么土耳其人打死斐迪南夫妇以及帝国要向土耳其开战等大大地议论一番。虽然他的宏论极缺乏理论根据，也和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但是这种关心时局的爱国精神也着实让人感到可爱。

就在帅克发表见解的时候，便衣警察布里契奈德不住地微

微点头，并且暗自冷笑。好一会儿，他站起来，非常庄重地说：

“你也用不着再说下去了。跟我到过道来，该我对你说点儿什么了。”

好心的帅克还以为布里契奈德同意他的观点，要进一步和他商讨呢，他愉快地跟他走到过道儿里。

到了过道，布里契奈德把自己的证章给帅克看了看，然后向他宣布：“你已经被捕了，这是你的逮捕证。”

帅克的眼睛瞪得很大，嘴巴也张成了“O”型。好半天，他才回过神来。

“长官，这是一场误会，从小我就没犯过罪。这次也一样，我也不可能说过开罪谁的话。”

布里契奈德看着他，微微一笑说：

“刚才你议论国事的当儿，已经犯了几桩刑事罪，其中包括叛国罪。”

“长官，您误会了，您看我……”

“不要说了，跟我走。”

他们又回到雅座上去，帅克对帕里威兹先生说：

“给我再来杯樱桃白兰地，喝完我得走了，因为我已经被捕了。”

掌柜的吃惊地看了看帅克，又看了看布里契奈德，小心地给帅克端来一杯酒。

布里契奈德又把证章掏出来给帕里威兹先生看，对他望了一阵说：

“你结婚了吗？”

“结了”，帕里威兹瑟瑟地回答。

“要是你走开，你老婆能照顾这生意吗？”

“可以，长官。”

“那么，好吧，帕里威兹先生，”布里契奈德轻快地说：“叫你老婆到这儿来，把买卖交给她，等晚上我们来拿你。”

帕里威兹先生脸煞白了。

“不用担什么心思，”帅克安慰他说，“我也不过是为了叛国罪而被捕的。”

“可是我怎么了？”帕里威兹先生叹息着说，“我一言一行都是那么当心呀！”

布里契奈德按着帕里威兹先生的肩膀，一副志满意得的样子。

“我抓住你说的‘苍蝇在皇帝身上留下一摊摊的屎’那句话了，你得把这种话统统地从脑袋里挖出去。”

二、荒唐的囚禁生活

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使警察局里挤满了许多倒霉鬼。他们把帅克关到二楼监牢中的一间。在帅克迈进房间的瞬间，传来一个巡官老头子愉快的声音：“他妈的，斐迪南这档子事够他们受的！哈哈！”

当帅克进去时，六尺见方的屋子里已经有了六个人了，其中五个围着桌子，另一个坐在墙角不理睬他们。

帅克逐个地询问他们被捕的原因，除了墙角的那位是暴力抢劫外，围着桌子的五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为了萨拉热窝那档子事”，“斐迪南那档子事”……

很快帅克和这五个“阴谋家”打成一片，他们把怎样被捕的经过又都互相转告一遍。

有趣的是这些人都是在酒馆或咖啡馆里被捕的。

傍晚，布里契奈德没有失约，把瓶记酒馆的掌柜帕里威兹先生也带来了。帅克一看见帕里威兹先生，彬彬有礼地和他握手说：

“你来了我很高兴。那位先生既然告诉你他会去接你，我早料到他不会失约的。想到人们这么守信用也很不错了。”

大家彼此把各人被捕的经过相告了十遍以上。

夜里，大家睡下没多久，帅克就被提出来审讯。

“大人们，晚安！我希望诸位贵体安康！”帅克带着一脸天真无邪地问候道。

没人搭理他，有谁还照他的肋下用力捣了几拳。

“别装傻相！”对面的审判官老爷摆出一副冷冰冰的官架子，杀气腾腾地说。

“没办法，”帅克郑重其事地回答，“军队上就因为我神经不健全，撤消了我的军籍。一个专门审查委员会还正式宣布我神经不健全。”

那位面带凶相的老爷一边嘎吱嘎吱磨着牙齿一边说：

“从你被控告和你所犯的案子看来，你一点也不傻。”

接着他就一连串列举着帅克的罪名，什么叛国罪、污蔑罪等，其中最显著的是鼓动叛变，因为这些罪行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犯的。

“你还有什么可以替自己辩护的吗？”审判官数落了一通帅克的罪行以后得意洋洋地说。

“你们可真给我搞了不少名堂。”帅克天真地回答，“可是太多了反而没有好处。”

“那么，你全招认了？”

“我什么都招。你们得严办。要是不严办的话，你们怎么

交代呀！就像我在……”

“住嘴！”警察署长大声地嚷道，“不问你，不许你多说一个字，听明白没有？”

“长官，请原谅，我都明白了。我已经仔细把您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了。”

“你平时常跟谁在一起？”

“一个女佣，长官。”

“难道你政界没有熟人吗？”

“有，长官。我订了一份《民族政策报》的晚刊。您知道，就是大家叫做小狗所喜欢的报纸。”

“滚出去！”那位满脸杀气的长官咆哮着。

帅克一边被带回牢，一边跟凶狠的老爷说再会。

可是没多久，帅克又被带进审讯室。

“你一切都招认了吗？”那个粗暴冷酷的声音又传来了。

第二天清早，一辆囚车把帅克押到省立法院的刑事厅去了。

经过一番审问之后，帅克被带到法医那里去接受检查。

检查帅克的法医委员会由三个人组成，这三位严肃的先生的意见有史以来就没统一过，没想到帅克给他们带来好运，使他们这次合作非常愉快。

帅克刚一走进检查他神经状态的屋子，看到奥地利皇帝——弗朗兹·尤塞夫一世的画像之后就喊道：

“弗朗兹·尤塞夫一世万岁！”

三个委员彼此看了一眼，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意见一致，为了证实帅克的真正见解，他们还得问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镊比铅重吗？”一个胖医生首先发问。

“对不起，大人，我从没称过。”帅克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

回答。

“你相信世界末日吗？”

“我得先看看世界末日再说。”帅克信口就说。“可是我敢说它不会明天就到来。”

“你能衡量地球的直径吗？”

“这我可办不到，大人。”帅克想了一下说，“我给大家出个谜，请大家猜一猜。有一所房子是三层楼，每层有八面窗户，屋顶有两座三角墙，两只烟囱，房子每层住两户房客。那么，诸位，请你们告诉我这座房子的看门人的奶奶是哪一年死的？”

法医们彼此微微一笑，其中一个瘦子又发问道：

“你知道太平洋最深的地方有多深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它一定比咱们布拉格南边那条河深得多。”

“差不多了吧？”委员会主席干巴巴地问了一句。一个委员又抢了一句：

“12897 乘以 13863 是多少？”

“729”，帅克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说。

“这已经足够了，”委员会主席说，“你可以把犯人带回原来的地方。”

“大人们多累了。”帅克毕恭毕敬地问道。

于是法医委员会的意见是，他千真万确是个白痴。

为了证实帅克到底是个白痴，他们又把他送到疯人院逗留了几天才被释放回家。

三、帅克的好生意

帅克从警察局回来，没有先回家，而是记着瓶记酒馆。

酒吧间里死一般沉寂。几个主顾坐在那儿，一个个愁眉苦脸。柜台后面坐着的掌柜帕里威兹太太，漠然地呆望着啤酒桶的扳柄。

“喂，我又回来了。来，给咱来一杯啤酒。”帅克愉快地说，“帕里威兹先生哪去了？他早回来了吧！”

帕里威兹太太看了看帅克，哽咽着：

“他——他——，一个星期——以前——他们——判了他——十年——徒刑！”

“嘿，可真没想到！”帅克说，“那么他已经坐七天牢了。”

“他多谨慎啊，”帕里威兹太太哭着说，“他每天总是小心翼翼的，可还让他坐牢。”

“那位布里契奈德先生还到这里来吗？”客人们都走了以后，帅克低声问帕里威兹太太。

“来过几趟，”女掌柜的说，“他总是要两杯啤酒，然后问我都有谁来过这儿。主顾们谈足球他也偷听……”正说到这儿，布里契奈德走进酒吧间，帕里威兹太太把下面的话咽了下去。

“啊，原来是你呀，”帅克站起来热情地握着布里契奈德这位便衣警察的手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近来怎么样？还常来这儿吗？”

“我今天特地来找你的，”布里契奈德说，“听说你是个卖狗商，我想弄条捕鼠狗。”